

浙江松阳古村落—— 高山水乡暗藏风水密码

松阳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隐藏着一百多座保存完整的传统村落,其中50座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位居华东首位!它们外表大多不甚惹眼,其实个个暗藏乾坤大象。在山水构架的蓝图中,迷踪一般的道路、重重叠叠的马头墙、瑰丽壮观的宗祠、威仪赫赫的大门、惟妙惟肖的雕刻……都密布风水的痕迹,如同一道道暗语,是解开宗族观念、人居方式、建筑格局等古村落文化的密钥。

南宋建炎三年(1129),北宋最后一个状元沈晦调任处州知府(浙江省丽水市)。在处州下辖的松阳县,兴致勃发的状元写下了一首五绝:“寒流穿曲岸,支径入翠微。山深古木合,林静珍禽飞。”诗歌描述了松阴溪两岸的迷人景色。由于眷恋这里的美景,他在致仕后最终定居在松阳。与宋代时期相比,松阴溪的景观并无太多变化。作为瓯江上游最长的支流,松阴溪还有30余条小支流,数以百计的传统村落就隐藏在高山峡谷中。古村袅袅人间烟火沿着溪流升起,与两岸青山峡谷构成了迷人的画卷。



松阳县村落一角

山村布局依星象

2005年的一天,我到山下阳村张帮亮家借阅《张氏族谱》。山下阳村从一开始就展现了神奇的一面,一条条密如蛛网的小巷在脚下开岔,数不清的丁字路和断头路伸展开来,我在其间瞎转了半天,仿佛陷入了八阵图之中。隐隐觉得村落藏着莫大的玄机,我下定决心要破解它的迷局,经过几十次实地勘察,翻阅族谱和资料,请教上了年纪的村民,终于揭示出它的秘密——这是一座以传统星象布局的风水村落!

登上后山,环视山下阳村,村后的五阳山仿佛一把巨大的靠背椅,对应“玄武”;右侧的天马山则沿着村庄呈条状侧卧,对应“白虎”;一条人工开凿的水渠从村东流过,弥补了左侧空缺,形成了水“青龙”;“朱雀”所在的南方属火,所以村前设置了一块月形水池,用来镇火。月池后紧挨着四方形的地坛,周围三座老房子的门楣匾额上分别刻着“南极照临”“祥纳启明”和“瑞映长庚”,正好对应南极星、启明星、长庚星。围绕月池挖有七口水井,组成“七星捧月”图。除了方便生活用水、消防和美化景观之外,风水上还有聚气的功能,整座村落水圳环绕,水流注聚到月池,也汇聚到荷花塘,水流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气,也代表着村落源源不断的财气。

一个看似普通的村落,有“四方神兽”拱卫,暗藏阴阳五行,又有内外星象遥相呼应,水景观应用得浑然天成,让人赞叹设计者的用心良苦。村落公共建筑成一条中轴线排列,张氏宗祠在前,月池和地坛居中,香火堂和私塾殿后,村落秉承风水、呼应天地,意在祈求风调雨顺、家族兴旺、子孙腾达。

那么,设计村落的风水大师是怎样一个神秘人物?

山下阳村盛出风水师,第一世张聚英、第四世张公杰、第七世张重富都精通堪舆术和羲文画卦,是松阳出名的风水师。张氏族谱告诉我们,张聚英完成了村落的选址,他在今天村落的核心区块安家落户,将住房建在香火堂后。但是族谱并没有交代清楚山下阳村的风水布局是不是由张聚英统一设计规划而成。也许张聚英只是一个初步的设计者,后人不断加入了新的方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我越来越好奇,这些外表不起眼的村落,其实个个精致圆熟,座座暗藏着乾坤大象。带着诸多的疑问,我开始了漫长的“寻村记”。当我走访调查了松阳300多个村落之后,一些村落渐渐在我面前呈现出了历史的隐秘:“五龙抢珠”布局的杨家堂村、“魁星斗踢”布局的黄岭根村、板凳形状的吴弄村、倒钟形的周山头村以及“鸟形村”后湾、“莲花村”章山……还有许多不显山露水的村落沉睡在大山的各处,等待人去唤醒。

这些村落虽然方圆不等,特征迥异,却千篇一律地以风水布局。松阳先人费尽心思设计出来的风水村落中,以船形村居多,在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为什么会出现众多的船形村呢?

村形如船泊溪旁

松阳许多村名与水有关,比如象溪村、雅溪村、桐溪村、力溪村、阳溪村、樟溪村、新溪村、溪口村、港口村、黄埠头村、黄公渡村等。它们有个一致性,全都坐落在松阴溪及其支流两岸,依山傍水,村落与溪流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但与那些充满水色光华的名字相比,界首无疑是一个黯淡的村名,但它在历史的过往中遗留下多个时尚的称谓:赤溪、清溪、佳溪。不难发现,界首村名在演变过程中,曾经一直离不开水。界首人充分享受水带来的惠泽,除了款款而过的松阴溪,村中还保留着一道古堰渠。界首人开门见溪,低头遇水,整座村落如同漂浮在明晃晃的水流上。村落堤坝由大块的鹅卵石砌成,围墙、墙基、拱桥也由卵石和卵石垒砌,那些一排排、一列列、大小均匀、整齐而美观的卵石如同一群群刚从溪中畅游而出的青鱼,鱼鳞上还闪着水渍。整个村落以这样的气势铺排下去,非常壮观大气,让人感受到了一股源自水的力量冲击。

界首成形于宋代,明中叶经过了大规模的改造,基本奠定了今天的格局。站在高处眺望,村落形状恰如一艘停泊在溪边

的航船。村落中间大,两头尖,船头是西北方向的张氏宗祠,船尾是东南方位的禹王宫,一棵古糙叶树拔地而起,充满着向上的力量,如同一根船篙深深地插在船尾。村中一条长约500米的古驿道是船的龙骨,横向的小巷是船的骨架,块状屋宇正好是一块块拼接的船板。随着村落不断地扩张,如今船尾延伸到了张公祠,由于地形的限制,界首整体形状未有大的改变。

界首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又是松阳、遂昌两县的交界,一直是松阴溪上游繁华的埠头,旅店、南货店、盐店、酒店、豆腐店、中药店等连片的商铺旧址印证了那段历史的辉煌。界首是一座由松阴溪船帮托举出来的商埠,由于财富的巨大积累,整个村落能够在各个时期得到扩建和修缮,从而保证了村落格局的完整统一。

沿着松阴溪一路寻找,一座座船形村浮现视野——靖居村宛如一艘扬帆出海的航船,弯曲的溪流就像一根缆绳将船系在水口;下排茶村周边群峰围出一处平静的港湾,而村落如同刚刚靠岸的船舶;还有古市、南岱村、赤寿村、象溪村……船形村布局大同小异,局部设计别出心裁,村头种一

棵笔直的乔木取意竹篙,村中心植一棵樟树取意桅杆,村头密布一排红豆杉或者樟树,把它们想象成系缆绳的木桩……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船形村落坐落在松阳的山水之间呢?

松阳村落大都依松阴溪水系而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松阴溪是松阳的符号。客观上,松阳多数村落地处两山夹一沟的狭长地带,船形设计既是最合适也是最无奈的选择。松阳人对船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和寄托,松阴溪在崇山峻岭中打开了一道缺口,满载大米、烟叶、茶叶、山货、木材等货物的船只从松阴溪出发进入瓯江,船将他们与外面的世界维系在了一起。这些依山傍水的村落希望以航船的布局避免水患,希望以水为动力推动宗族的蓬勃发展。同时,这些带着“扬帆起航”“一帆风顺”“乘风破浪”“满载而归”吉祥寓意的船形村落承载着家族心愿,为松阳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松阴溪水道已经隐入沉寂,沿岸的埠头、渡口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船形村落失去了前行的动力,成了一艘停靠在历史长河中的航船。

生机勃勃水景观

家族如天上二十八颗星宿光照千秋。村民开门见水,一道道的埠头延伸到溪里,村民洗涤、取水非常方便。南岱村桥梁相连,碛埠相接,堰坝重重,流水轻吟浅唱,组成了别具韵味的高山水乡风貌。

南岱村水系从形式上貌似渲染风水,事实上是先人在参透了自然规律后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经典范例。南岱溪属于山涧激流,落差较大,特别是山洪暴发时流速急、流量猛,弯弓形的河道是防洪的科学措施,有效地减缓了溪水的流速。从水利的角度来看,反弓水位置的河岸会被不断侵蚀,而居住在腰带水位置会相对安全,这也是南岱村在数百年来很少遭受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修筑堰坝实际上是为了在枯水期蓄水,溪水在台阶式的河床上流淌,

水流缓慢,水得到了最大化利用。这样的村落在松阳比比皆是,松阳村落在风水改造中,水的功能被成功运用,最大化地体现了实用价值、景观价值和风水价值。

松阳多山而缺水,但是身在松阳你会误认为身处水乡,水口、水圳、水沟环连,水井、池塘密布,仿佛它们是天生俱来的天然关系。黄岭根、下田、大竹溪、界首、松庄等村的水系相当发达,静态的水调节得动态丰仪,松阳先人以风水的名义将生机勃勃的水景观观注入村落的怀抱。

这些凝聚着前人心血和情怀的传统村落恍然如昨,成为古人安放在松阳大地上的把柄风水机关,向今人揭示着一张张神秘的风水图景。

(鲁晓敏)



松阳县景观图